

# 緬甸軍政府如何應付兩面挑戰

羅石園

本年十月十一日，緬政府宣佈派宇添蒙為駐北平大使，至十一月九日，共匪尚未發表駐緬偽大使人選，宇添蒙即遣赴北平到任。緬方何以如此急於與共匪重修舊好？如果大家注意到與此同時，泰國政府宣佈接受庇護的緬甸前總理宇汝失踪，並透露可能回緬領導武裝反政府活動，即可瞭然於尼溫政府在面臨內外挑戰的情況下，已採擇了安內重於攘外的策略。不過外和共匪，是否有助於內平叛亂？左翼與緬共叛軍能否因匪緬關係解凍而放下武裝？縱使以全力對付宇汝所領導的右翼叛軍有無蕩平的可能？這都是值得探討的。

## 一 匪緬關係惡化的經過

緬甸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承認匪偽政權，距偽政權成立不及三月。一九五一年，甘受共匪教唆，向聯合國控斥滇緬邊區反共義軍為我政府對緬侵略，迫使反共軍撤離，為共匪清除了邊患，也為緬北拆除了禦匪的長城。一九五五年匪軍進入瓦邦，迫使仰光不得不與共匪展開邊境談判。

一九六〇年一月廿日，緬總理尼溫訪問北平，廿八日，雙方簽訂「邊界問題協定」，及「友好互不侵犯條約」——規定雙方不簽訂針對另一方的軍事同盟。同年十月一日，簽訂「邊界條約」——共匪割讓五萬五千餘方公里土地，加上猛勃三角地及爐旁墳權給予緬甸，收回片馬、古浪、崗房三地。同時簽訂雙方「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規定自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至一九六七年九月卅日，由匪無息貸款三千萬英鎊用於雙方同意的建設——包括共匪派遣專家和技術人員、設備、器材，及幫助訓練緬方技術人員（註一）。

從此匪緬關係更進入蜜月時期。除建築滾弄大橋與糖廠、紙廠等的共匪員工蜂擁入緬而外，雙方高級人士來往於北平仰光的，可謂應接不暇。單就周匪恩來說：從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五年之間，便先後赴緬九次。其間劉匪少奇、陳匪毅等亦均率領龐大的代表團赴緬訪問。當一九六三年，尼溫政府醉心於社會主義，準備實施工商業國有化但又恐遭到外國干涉時，共匪立即表

示贊同此項措施，並為緬甸訓練接管工商企業人員。雙方親暱情形，可謂無以復加（註二）。

誰知好景不常，至一九六七年六月，仰光爆發羣衆反匪怒潮，圍攻匪偽大使館，殺死共匪援緬專家劉逸，所有親匪華僑商店住宅無不遭受羣衆的抄襲摧毀，接着波及全緬各地，在瘋狂展開反匪遊行示威的同時，並焚燒毛匪藪像。共匪以牙還牙，除集結十萬羣衆連日包圍緬甸駐平大使館，極盡侮辱的能事之外，其餘各大城市亦展開反緬示威遊行。雙方均召回大使，僅派低級人員留守，外交關係已形成凍結狀態。

誠然，凍結並非斷絕外交關係，亦不等於中止外交。要解凍，祇須尼溫政府接受共匪所提的五項要求：①懲兇；②賠償；③道歉；④交還華僑學校；⑤恢復華僑報刊。（註三）

前三項是一般國際慣例在所難免的，依照常情，亦並不困難。後兩項，關係緬方整個國有化政策，但亦未始不可以談判修改。可是緬方完全置之不理，使共匪無法下台，以致形成僵局而各走極端。

## 二 三年來雙方各走極端

尼溫政府何以敢於開罪共匪而事後又不設法彌補？實在是由於國內的情勢所迫，不容其向共匪低頭。緬甸是靠羣衆運動的力量而得到獨立的——當大戰後英國殖民者捲土重來，當時領導獨立運動的「緬甸反法西斯自由大同

盟」，立即不斷發動羣衆罷工、罷課、罷市以至公務員與警察聯合羣衆一致罷工，迫使英倫不得不提早交出政權。但操持羣運的，都是同盟中的緬共份子，所以獨立後，緬共退出同盟反叛政府以來，反政府的羣衆風潮仍不斷興起，到匪緬建交，仰光匪僞使館即成爲緬甸羣運指揮中心（註四）。

至匪俄分裂，非武裝緬共既一致主張跟隨蘇俄「和平過渡」路線；在緬共武裝陣營內，亦有認爲共匪所堅持的「武鬥」路線並不適合於緬甸。所以劉匪少奇指示緬共一面懲息軍方急進派解散所有政黨，另組「社會主義路線黨」；一面自動解散左翼各黨，申請加入「路線黨」。其用意在不使緬共倒入蘇俄的同時，且可乘尼溫政府實施國有化而引起天怒人怨的過程中，緬共即可從執政黨內部使政權蛻變（註五）。

當共匪整肅劉鄧，從匪區接受訓練堅持「槍桿子出政權」的「北京派」新貴回緬後，對主張聯合尼溫政府者展開殘酷整肅，乃迫使親劉與親俄派暗中合流。尼溫政府既毫不知情，匪僞仰光使館指揮羣運的匪幹，仍認爲羣運大權在握，所以指示掛毛像的「文革」僑生，視緬政府的禁令與勸阻行動如無物。親俄親劉派緬共乘緬人因此而益加激發的對毛共怒火，振臂一呼，反匪羣衆的怒潮立即爆發（註六）。

據當時記者們分析緬人形成反匪怒潮的心理，實由於身受尼溫政府「國有化」的痛苦，一致認爲此種殘酷統治方法，均出於共匪的教唆，其所遭受的生活痛苦，無異來自北平，如不能迫使緬匪斷絕關係，則緬人生活，永無改善之日，所以滿腔怒火，一旦爆發而難以遏止。倘尼溫政府於此時向匪低頭認罪，則羣衆的忿怒，亦勢必由北平而轉向仰光，以致對共匪所提的五項要求，縱使談判到僅止道嫌了事，仰光亦不敢接受。這是尼溫政府置共匪要求於不理的苦衷。

共匪在緬甸的羣運戰線既被蘇俄所侵奪，對仰光的報復，自唯有支援武裝緬共擴大戰爭。但尼溫政府在親俄派緬共一致支持下，針對共匪與緬共勃固基地關山遠隔，補給一時難以到達的弱點，立即集中兵力向緬共基地進攻，並乘緬共中央高層正忙於「北京派」的殘酷整肅，進行分化招降，使緬共元老派紛紛投向仰光；且使緬共頭目德欽丹頓被刺身亡，勃固基地亦被政府軍迅速收復。

當然，尼溫政府反匪剿共的初期勝利，其基本因素：一由於掌握了反匪

緬甸軍政府如何應付兩面挑戰

的民心，再由於得到了親俄派與親匪派的緬共勢不兩立，而站在政府反匪的同一立場；最重要，還是釋放了各黨派各民族領袖，表示團結國內而一致對匪。尤其是尼溫聘請被釋出獄的各反對派領袖，組成團結顧問委員會，授權該會起草新憲，申明軍政府即將還政於民，更促使全國上下都認爲還我自由的時期不遠，無不願爲政府反匪剿共而盡力。

不過共匪另有一股在匪區豢養的緬共武裝，當緬共勃固基地喪失時，共匪以叛軍竄入緬境爲名，公然派兵將緬共武裝護送入緬，並利誘各邦族叛軍，派遣幹部入滇接受訓練裝備，再回緬境與緬共合流，結成所謂「民族民主陣線」。去年一年，匪軍在緬北地區與緬軍發生十八次戰鬥，本年又掩護緬共武裝佔領滇緬公路入緬首站九谷，並沿公路推進，佔領南擇邦重鎮臘戍外圍各據點。在北擇邦，則循湄公河沿緬泰邊境直至緬南，均爲緬共及左翼民族叛軍所控制，使流竄的緬共殘餘，因此而再度活躍，這便是共匪對尼溫政府的報復。

自仰光羣衆反匪怒潮爆發以來，匪緬雙方可謂各走極端，何以彼此都能懸岩勒馬？竟可使惡化三年的關係解凍？其主要關鍵，自不能不歸究於宇汝由推翻尼溫政府的號召已見諸行動。

### 三 宇汝奪權是促使匪緬關係解凍的主因

尼溫政府何以在共匪與宇汝兩面挑戰的情況下，視安內重於攘外？共匪又爲何在緬方並未應允其五項要求前，許可對緬外交關係解凍？這其間顯示緬甸軍政府急進派又已壓倒保守派再度抬頭，共匪的陰謀，則在令緬共以退爲進。亦即說明匪緬關係解凍後，緬甸局勢將益加混亂，尼溫政府更是四面楚歌。

據仰光軍方一再宣稱：宇汝的實力不過百餘名裝備窳劣的武裝，無力抗禦政府軍的一擊。其實宇汝給予尼溫政府的重大壓力，並不在他所擁有的武裝部隊多寡，而在其聲望是否能團結各邦族、各黨派的反政府力量。

緬甸陸軍自一九六二年奪得政權後，即將前政府自總統及內閣閣員，與

國會領袖、邦族首腦一概監禁，解散各邦議會，將邦政府接收軍管。此項唯武力主義的措施，已使以武裝爭取自治或維護自治權的叛亂益加擴大；至來年又解散各黨，組成一黨專政的社會路線黨，雷厲風行的接管民營工商企業，再將各黨派領袖監禁，使富商大賈與小本經營的一概掃地出門。員工大多失業，叛軍的實力，因而更加增長。

尤其在國有化政策下，一切日用品均須由軍人經管的合作社配售，一飲一勻，雖經排長龍陣等候半天而未必能配售到手，緬人生活上的痛苦，實非自由國家的人民所可想像。由一九六六年尼溫政府所推行的「鳴放」運動中，訴苦且迫切要求取消國有化的函件如雪片飛來，即可想見緬人如何反對此一黨專政的唯武主義政府，祈望早日恢復民主自由（註七）。

至軍政府一意孤行，拒絕宇汝經由團結顧問委員會所提的恢復民主自由政府方案，使宇汝忿而出國，號召緬人武裝推翻軍政府（註八），這在緬甸可謂人同此心。不過緬甸反政府的武裝雖遍佈全國各地，但由於立場不同，邦族各異，不僅行動未能一致，且往往因對立而形成對消。就緬共武裝來說：有紅旗、白旗、羅相部隊，另有在匪區家養的「國際派」緬共武裝。就邦族叛軍來說：有吉仁、蒙族、撣邦、克欽、卡瓦、保黑等各族反政府武裝，但他們原都是反共的。由於緬共武裝先除羅相部隊而外，多是緬甸族人，與其他各族格格不入，既無法竄入非緬族地區；而羅相部隊雖為克欽族所組成，但由於緬北各族領袖均堅決反共，亦未能有所發展。

自緬共劫固基地喪失，由於緬共殘餘必須完全依賴共匪支援，共匪更將它在滇邊家養的緬共武裝護送入緬，已使緬共各派形成了統一陣線。加上尼溫政府為軍管邦區政權，使各邦領袖非逃亡即均被捕入獄。其新起的邦族叛軍領導人既一時不能形成對本族的絕對控制力，若干急進派便禁不起共匪的誘惑，紛紛派遣幹部到匪區接受訓練裝備，和緬共結為「民族民主同盟」，使由緬北至緬西、緬南各邦族地區，均有緬共基地與交通路線。假如沒有逃亡在泰寮各國的邦族反共領袖，運用其影響力使各族大部份叛軍與緬共對抗，則緬甸早已在北平指揮下出現了赤色政權。

緬共與邦族左傾叛軍本已由共匪為其組成了「統一陣線」，但如何進一步成立與仰光分庭抗禮的政權？則必須經過以聯合各黨派、各民族の过渡階段。此一政權的領袖人既不能為緬共首腦，且須在國內外均具有聲望，這才

可以運用其聲望使邦族反共叛軍亦可加入此一陣營。所以當連任內閣總理十餘年的宇汝在國外呼籲各國支援他回國推翻尼溫政府時，共匪立即表示歡迎。

緬甸各邦反共反政府武裝，謀求聯合作戰已經過十多年的努力而迄無成就，其主因亦由於衆望所歸的領袖難求。宇汝既具有領導各邦的聲望，如其出面號召武裝爭取恢復民主政制，則可形成各族團結，即誤入歧途的左派民族叛軍亦將迷途知返。因為他們的目的在推翻軍政府，其立場的左右，以形勢的強弱為轉移。所以宇汝與吉蒙各族聯盟，在仰光與北平均視為勁敵，也就是雙方解凍的主因。

#### 四 尼溫政府急進派得勢

釋放宇汝，又任其出國旅行，是緬甸軍政府一大錯誤；爭取宇汝，在他已到達匪區邊緣的香港，突然轉回永珍而到泰國接受庇護，又是共匪的差錯。然而尼溫政府何以同意泰方給予宇汝以政治庇護？尤其是去年十二月間，緬甸前政府官員逃亡入泰的與日俱增，盛傳宇汝將由他們擁戴且已聯合邦族叛軍回緬奪權，以致仰光方面對泰國嘖有煩言。曼谷政府唯恐因此影響泰緬邦交，特乘黃金半島運動會在仰光舉行的機會，由副院長兼內長巴博率領運動員赴緬，面晤尼溫，以便澄清泰方支持宇汝奪權的謠傳。不料尼溫與巴博晤面時，根本不提及宇汝及其擁護者在泰國的政治活動一事（註九）。

在尼溫心目中，認為宇汝從進入匪區邊緣折回曼谷接受庇護，這是緬甸之福。如果是出於泰國的爭取，事先必已徵得尼溫的同意。因為在宇汝由共匪利用以赤化緬甸與入泰和他作政爭的兩害相權，自不能不捨棄前者而取其輕。此由於尼溫早就企圖擺脫已由軍事獨裁而造成無法收拾的政局。他在一九六八年九月軍事會議的訓詞中，已明白指出：「軍人不可壟斷政治，否則如拿破崙為滿足個人野心，結果是誤國誤己，所以必須準備還政於民」……再從他於同年十一月成立顧問委員會，界以起草新憲法的任務，更顯見他已採取還政的行動（註十）。

因此，宇汝在泰國進行所謂奪權活動，尼溫既無意壟斷政權，則所爭者，僅在政權移交的方式與程序之爭，並無須經過流血的內戰。軍方不願接受

宇汝經由團結委員會的建議——陸軍須將政權歸還於他的民選政府，再由前政府召集國民會議產生國民政府訂立新憲法，然後依新憲法產生新的民主政府（註十一）。當然軍方所希望的，是由軍政府頒布新憲並主辦大選，俾執政的「社會主義路線黨」可以在大選中穩操勝券，祇不過是由一黨專政加上多黨的招牌而已。不過這並非軍方全體一致的想法，尼溫本人亦並不同意。

緬甸陸軍於一九六二年奪取政權後的不久即發生政見分歧。穩健派主張對外疏匪，對內以政治解決邦族爭端，以軍事清剿緬共，並強力壓制共黨所操縱的學運；急進派則主張抄襲共匪的管制糧食及一切物資制度，實行工商企業國營，土地糧食國有化，俾緬共及邦族叛軍在飢餓壓迫下不得不放下武裝，財經支絀，更可由接受外僑及私人資金而得到解決，所以主張向共匪學習。

至一九六三年，陸軍穩健派領袖安基准將自動退出政壇，削髮為僧，聲明寧願出家，亦不願見緬甸因實施國有化而造成的災禍。接着丁佩准將當權，親率大批幹部赴北平接受工商管理訓練，國有化政策隨着實施。這是急進派壓倒了穩健派（註十二）。一九六七年仰光羣衆反匪暴亂發生後，軍政府處處表示將還政於民，恢復經濟自由，又是穩健派再度抬頭。至於最近軍政府的政策，採擇了外和共匪，內剿擁護宇汝奪權的叛軍，我們不難看出軍方的急進派再度得勢。

很顯然，宇汝所領導的邦族叛軍一旦在出擊時有所斬獲，緬甸陸軍內部的分裂情形即將顯露。以宇汝曾兼任國防部長多年，加上追隨他的情色關係前任參謀總長，底格力為前空軍總司令，透過這些關係而與軍政府穩健派聯繫，必然可以得到反應。所以緬甸陸軍當權派的形勢相當孤立，問題是宇汝領導的叛軍能否担起長期戰鬥的任務。

## 五 宇汝及吉蒙軍的聲勢與實力

本年六月廿七日，宇汝所設立的地下廣播電台播報：由宇汝所領導的「國會民主黨」，及曼巴山領導的「吉仁民族聯合陣線」，和奈瑞進領導的「蒙族新國家黨」，已簽訂同盟，組成「緬甸民族聯合解放陣線」，其目標在

緬甸軍政府如何應付兩面挑戰

推翻緬甸一黨專政的軍政府；恢復民主自由政治制度，並允許給予已建邦區的各邦更多自治權，凡未建邦區的各族——如蒙族、若開族、欽族等，均建立自治邦。所以這項消息播出後，贏得了各族的同聲響應（註十三）。

當然，其基本力量，還在同盟的吉蒙兩族。吉仁族的居地與泰國為鄰，其人口五百餘萬（註十四），僅次於緬族。英人征服緬甸，是以吉仁區為基地，再訓練吉仁兵從事侵緬戰爭。在英緬時代，吉仁兵團是以善戰著稱的，贏得英國殖民者最高的信任，所以緬人在英軍中的最高職位，祇能到連長為止，吉仁人則可担任團長。當日軍侵緬時代，緬甸成立親日政府，唯有吉仁兵繼續抗日，由史密斯頓（Smith Dun）和吉仁族另一領袖蘇比撤（Saw Pe Tha）合作，號召族人，以「反機械」口號與日軍週旋，在反攻緬甸期間，戰績輝煌，故日本投降後，史氏被英軍任命為緬軍總司令。

至緬甸獨立，史氏的三軍總司令既被無故免職，佔全緬各族人口第二位的吉仁族，又未能與掸族、克欽族等得到建邦自治的地位，以致在緬甸陸軍中作為主力的三個吉仁兵團全部叛變，回到原居地和全族人並肩以武裝爭取自治權，並建立哥都尼政府（Kaw Thoo Li），依照吉仁語的含義，即大理政府。並成立四個師，總部設在巴奔，部隊分駐在棠吉以南及薩爾溫江下流兩岸，至毛淡棉沿海及仰光西南巴森三角洲地區，不斷出擊，使政府軍防不勝防，且曾一度攻入仰光佔領自來水廠。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緬國會通過建立吉仁邦案，吉仁軍當即停止進攻與政府代表從事建邦談判；但以劃分居地問題，爭執到一九五三年，又重開戰端。此後吉仁邦雖已建立，但僅有少數吉仁族人與仰光合作，吉仁邦亦徒擁虛名。至一九六〇年三屆大選，依照憲法規定，大總統乃由各邦輪流担任而輪至吉仁邦領袖宇溫担任元首。不料政變發生，大總統亦鐐鑼入獄，使親政府的吉仁人已大為寒心。到宇溫被釋，至去年又宣告失蹤，預料已逃回本族與反政府派合作，使吉仁叛軍聲勢益加擴大。

吉仁叛軍原以反共爭取自治為號召，但近年來，由於少數急進派經不起共匪的利誘，不惜脫離吉仁民族聯合陣線而自成一派接受匪援。但至本年十月八日，緬軍摧毀了緬共作為左翼叛軍與共匪聯絡樞紐的對外聯絡站，這些少數吉仁左派部隊，在宇汝與吉蒙聯盟，且有外力支援的情況下，必將迷途

知返，使吉仁人將舉族再歸於團結。至於吉仁叛軍的實力，仰光方面估計爲武裝部隊二萬人，這可能是極保守的數字，以該族一向舉族皆兵，其動員的人數可至十萬以上。

蒙族亦稱汶族，是緬甸少數民族之一，從緬甸獨立，即開始武裝爭取自治，由於其居地佔緬甸總面積十二分之一，且在緬南富庶地區，與吉仁族居地相鄰，又爲同一目的而作戰，故早已有吉蒙聯軍，目前擁有久經沙場的戰士五千人（註十五）。所以單憑吉蒙兩族的武力，加上宇汝的號召，其實力已不可輕估，何況揮邦、克欽等叛軍的響應，加上緬人對軍政府有時日曷喪的痛恨，連專政的陸軍陣營內，亦大有人不同意勾結共匪壟斷政權。

## 六 匪緬雙方各有苦衷

若問共匪何以允許緬方派出大使而又遲遲不採取同等行動？此由於匪軍掩護緬共及邦族叛軍出入滇緬地區，以及支援緬北叛亂，早已成爲公開的祕密，尼溫政府曾搜集證據甚多，於上年聯大開會期間，即準備向聯合國提出控訴，但爲緬籍的祕書長宇諱所勸阻（註十六）。如本年不與緬方緩和關係，在聯大集會期間，緬方的控訴勢難阻止，其允許緬方派出大使並立即走馬上任，此爲目的之一，其延遲派出駐緬僞大使，在保留對緬所提的外交解決五項要求。

其次是宇汝既不受它利用，且聯合右翼民族叛軍，尋求反共國家的援助；這固然是與尼溫政府爲敵，也是站在與它爲敵的立場。何況左翼民族叛軍接受它的支援，乃迫於情勢，一旦右翼因與宇汝聯合而得勢，其先前被迫逃亡的邦族老一派領袖返回，則各該邦親匪叛軍亦勢必與緬共仍化友爲敵。所以緩和對緬關係，讓緬軍以全力對付宇汝及右翼叛軍，在共匪正是一石兩鳥，可以坐收漁利。

誠然，尼溫政府急於與共匪改善關係的因素並非僅此一端，他如雙方於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生效的「互不侵略條約」，爲期即將屆滿，雖然近年來匪軍出入緬境已無視於此項條約，但緬方則認爲匪軍入緬，仍不得不藉叛軍名義，實由於有此條約的保障，因而急於談判延長。預料在談判席上，共匪勢必堅持其當年的五項要求，尤其是恢復僑校、僑報兩項，關係着共匪在緬

的羣運、統戰等工作能否捲土重來，這是決不能放棄的，不知尼溫政府將何以應付？

自一九六七年以來，緬甸羣運所以由匪僞駐緬使館轉入親俄派緬共手中，固然是由於劉派與親俄派合流，但根本動搖，還是一向成爲羣運基地且操縱羣運的親匪僑校僑報被接收，如果尼溫政府應允共匪恢復僑校僑報的要求，不僅影響整個國有化政策，更爲親俄派緬共所竭力反對，勢必由支持政府轉而支持宇汝奪權。去年十二月間，正當匪緬透過第三國進行改善關係時，仰大學生即藉黃金半島運動會而發動學潮，並散發宇汝號召緬人推翻尼溫政府的標語，本年十一月廿二日——距緬大使赴平到任僅廿天，仰光又發生學潮。如果大家不否認當前緬甸學運乃受緬共親俄派所操縱，則顯見宇汝與親俄派之間，對反對尼溫政府親匪的立場一致，且已有連繫的跡象可尋。

本年十一月七日，正當曼谷宣佈宇汝在泰失蹤，仰光聲明他仍在泰境，並急於敦促新派駐緬大使赴北平談判延長互不侵犯條約時，蘇俄駐緬大使適於此日招待記者，宣稱宇汝曾函告柯錫金，說明正與尼溫展開革命鬥爭，並申明他決不承認現政府與外國所簽訂的條約或協定（註十七）。這無異警告尼溫政府，倘與共匪簽訂協定，蘇俄將支持不承認此項協定的宇汝奪回政權。由當年緬甸羣衆反匪暴動的瘋狂情形，如果再度掀起，恐尼溫政府與匪僞使館，將同時爲羣衆的怒潮所淹沒。

## 七 今後情勢的展望

宇汝在泰國失蹤的消息，是由泰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內長巴博親自發佈的，並說明其出走的經過：是先請准赴東北旅行，再逃赴永珍後始函告他儂總理，接着並透露宇汝如係返緬進行對尼溫政府武裝作戰，則不再需要泰國的庇護。可見宇汝離開泰境既屬確實，而其回緬奪權，又有相當的把握與決心，否則便再無容身之地（註十八）。

然而仰光又何以一再聲明宇汝仍在泰國？顯見泰方宣佈的宇汝返緬消息，已使緬甸上下人心動搖，乃不得不否認泰方消息以期安定人心。不過事實是不容否認的，至曼谷世界日報刊出宇汝與吉蒙兩族領袖在緬甸某地的合照，已使仰光再無法關謐。不過自本年十月以來，仰光所發表的戰報，都是清



剿緬北的緬共與叛軍不斷奏凱，並未對支持宇汝的吉蒙軍展開戰鬥。由全緬各地所舉行的支援前線羣衆大會，一致指責的都是「賣國賊」，可見軍方一時尚不敢捨棄共匪卵翼的緬共與左翼叛軍而全力對付內爭，恐因此再犯衆怒。

果然如此，則尼溫政府唯有開放政權，邀請被釋出獄而比較接近軍方的各政黨及邦族領袖組成聯合政府，俾與宇汝及吉蒙各族由談判解決爭端；否則縱使與共匪得到妥協，亦無法避免兩面夾攻，共匪是決不會令緬共放棄「武鬥」的。

緬甸期望共匪不侵犯其邊界，並非條約所能保障，從匪緬建交二十一年以來，我們可以看出：祇要滇緬邊區反共義軍興起，共匪即不敢進犯緬邊，且對緬多方遷就籠絡。當一九五五年，匪軍首次進侵瓦邦，正是中國反共義軍首次撤退以後。至一九五九年滇邊反共義軍再起，西藏抗暴事件發生，滇康藏反共武裝已形成結合之勢。所以有一九六〇年共匪對緬割地借款等種種示惠，其目的即在籠絡緬方再迫反共軍撤離緬北，因而有一九六一年中國反共軍的再度撤離，由共匪豢養的緬共即乘機進入緬北，造成此一地區混亂而影響泰寮。

緬人反匪的怒潮，是憎恨共匪教唆緬甸軍政府實施殘酷統治，其擁護政府反匪，乃祈望政府採取反匪外交路線後而改變殘酷政策。軍政府再與共匪化敵爲友，企圖藉此保障邊疆，鞏固政權，其結果如何？無疑的是自毀誤國而遺禍鄰邦，無怪乎鄰邦對宇汝奪權一致同情。

註(一)(一) 請參閱本刊五卷九期拙著「從匪緬關係看劉少奇訪緬」

註(二) 見五十九年一月廿八日中央日報「一年來的緬甸政局」

註(四)(五)(六)(七)(八)(九)(十) 請參閱本刊六卷十一期拙著「緬甸反匪羣運中值得注意的問題」及七卷三期「毛共與緬甸之交惡」

註(七) 請參閱本刊六卷四期拙著「尼溫訪美與緬甸動向」

註(八)(十一) 見五十八年九月廿三日中央日報緬甸通訊「尼溫與宇汝的政見」一文

註(九) 見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泰國世界日報記者訪問訪緬歸來的巴

博副院長談話

註(十) 見五十七年十二月廿二日香港真報譯載倫敦泰晤士報通訊

緬甸軍政府如何應付兩面挑戰

外患」

註(十三)(十四)(十五) 見本年九月二日中央日報仰光通訊「緬甸內憂

註(十六) 見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日報仰光航訊

註(十七) 見本年十一月七日星島日報載美聯社、法新社仰光六日電

註(十八) 見本年十月廿日星島日報載美聯社、路透社曼谷十九日電

上接第21頁

的是一種現實主義的作風，不徒託空言，不好高騖遠，從這一點看，龐畢度稱得上「識時務的俊傑」。

龐畢度原是戴高樂的主要輔弼，但根據法國作家亞歷山大(Philippe Alexandre)(註八)的說法，這一對好搭檔已經由親而疏，由愛而怨，終於走上衝突、分手的悲劇。從這一點證明，戴高樂個人對於龐畢度總統的影響力是微乎其微的。法國觀察家有認爲戴高樂的死，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公民投票的失敗，第二階段才是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的壽終正寢。由戴高樂退隱科隆貝期間的不問政事，甚少接見訪客一事看來，其個人的政治生命似已告結束，其個人影響力也是有限的。

雖然來自科隆貝的影響力已告解除，但衡諸法國國情，戴高樂政策今後恐怕仍將支配法國，如果它是合乎法國人的利益，合乎法國人的立場的話。沒有戴高樂的法國政府，在作風上或可能比較平實，態度上可能較易於打交道，但若希望其改弦更張，作大幅度的轉變，那是緣木求魚的想法。

註(一) Le Monde 12 Nov. 1970

註(二) 中央社倫敦十一月十七日電

註(三) Times, Nov. 12, 1970

註(四) 一九七〇年八月四日工商日報

註(五) Times, Mar. 23, 1970

註(六) Le Monde, 23, Juillet, 1970

註(七) Le Monde, 4 Juillet, 1970

註(八) Philippe Alexandre, Le Duel de Gaulle-Pompidou.